



西海新闻客户端



微信公众号



快手号



抖音号

责编 赵莹 贵校 山

西宁市湟中区甘河滩镇，有一个村子叫李九村，这个村子就是河湟东李土司后裔的繁衍之地。虽然历经数百年风雨，村内依旧留存有土司上堡、土司下堡（李家堡）、曹家堡等古代军事民居遗存，而逶迤于村后山头上的明长城烽火墩（板撒儿墩）、瞭哨墩遗址，更是诉说着李九村数百年的沧桑变迁。



李九村全貌。

长城脚下李九村

西海新闻记者 汪清梅 文/图

青海土司制度的由来

土司又称土官，据史料记载，青海土司制度发端于古代羁縻政策。羁縻政策是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治理模式。唐代，青海东部已设羁縻州府，唐王朝以当地部族首领为官，实现“以夷制夷”的治理理想；宋代承袭唐制，进一步强化对河湟地区的管控，土官制度初步成型；到了元代，中央王朝在青海设立土司机构，正式确立土官世袭制，任命当地豪强为土司，管辖属地军民事务，土司制度初具规模。

明代是青海土司制度的鼎盛期，朝廷对青海地区归附的少数民族部族首领大加封赏，授予指挥使、千户等职，允许世袭罔替，形成了庞大的土司团体。清代沿用明制，对土司进行严格管控，通过“改土归流”逐步削弱其权力，但青海部分土司仍保留世袭特权。民国时期，国民政府明令废除土司制度，延续长达560多年的土司制度正式终结。

专家考证，李氏家族在青海从元末崭露头角、逐步兴起，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世袭传承，有“东府十三门”“西府十门”“中府四门”之说，和“东李土司”“西李土司”“小李土司”之分，宗支庞大，遍布湟水流域。



村回流淌的泉水。



村民自发看护文物古迹。

河湟地区的李氏家族

李氏家族是河湟地区的名门望族，其崛起与明清土司制度紧密相连。李氏先祖李南哥为元朝西宁州同知，明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归附明朝，授西宁镇抚指挥，世袭罔替，开启了李氏家族的辉煌历程。

李南哥之子李英战功显赫，累官至左都督，封会宁伯，建东伯府，称东李土司。李英堂侄李文，以战功晋封高阳伯，建西伯府，称西李土司。此外加之小李土司（坚赞生矢加），李氏家族由此分为东、中、西三支，成为河湟地区势力最盛的土司家族。

东李土司辖地广阔，是青海十六家土司中辖地最大、人口最多的家族之一，统治河湟地区数百年。西李土司同样权势显赫。西李土司与东李土司相互呼应，共同掌控着河湟地区西（西宁）碾（碾伯）二县的田土属民，协管军政事务。

李九村的由来

李九村的由来与东李土司家族血脉相连，是东李土司东府第九门后裔的聚居地，因“第九门李珂”正德五年八月分关守土此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得名“李九庄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“庄”改“村”，今称“李九村”。然称谓“李九”之前，此地又称向阳庄，因村子地处垣台之上，向阳而居所得。自明代起，东李土司家族枝繁叶茂，第九门后裔迁至河湟谷地这片沃土，开垦耕作，繁衍生息，逐渐形成了李九村这个独具特色的村落。

李九村地处河湟谷地核心地带，这里土地肥沃、水源充足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。当地至今流传着“学了李九、倒了羊沟”的俗语。因李九村依山傍水、地段开阔，水渠自然天成，不仅农作物收成好，也是人员往来的聚集地。正因如此，别的地方要是学了李九，就“烂场”了（青海方言，失败的意思），从侧面道出了李九村的优越区位与宜居环境。

数百年来，村民们坚守着东李土司的家族传统，传承着农耕文化与土司文化，在这片土地上耕读传家，形成了淳朴的民风与独特的村落文化。从土司分支到烟火村落，李九村不仅是东李土司家族历史的见证者，更成为河湟文化交融的鲜活载体。

班沙尔至李九段长城

明代为抵御环青海湖蒙古部族入侵，从嘉靖十九年至万历二十四年，环西宁卫修筑了一道长城。万历元年修筑的是“自南川大桦坡起，西川干沟止”的长城，即今天湟中区甘河滩镇坡家附近至乾沟附近的长城，万历二年修筑的是“自西川、乾河山、大小康缠、打草沟山等处起，哈尔卜山止”的长城，即今天的湟中区乾沟至西石峡段。

根据史料推断，班沙尔至坡家段长城基本修筑于明万历初期，以平处为板墙、峡谷为峡榭、山体为壕堑的布局修筑，而班沙尔至李九段基本为山体壕堑。

明嘉靖至万历年间，实惠沟（李九村所在的这条沟）官修与民修堡寨较多，如佐署堡、乌思巴堡、西山堡、两旗堡等。实惠沟属大西川，归镇海堡管辖，此沟主要由当时的班沙尔族和隆奔族防守。

李九土司上堡，可能修成于清初，为九门二房后裔所居，此堡基本为民堡。据村中曹氏老人所言，清康熙年间曹家堡（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以此命名）的主人为两旗堡（今西两旗村）的陈氏，曹氏只是从葛家寨迁来，购得此堡入住，此堡同样为民堡。

土司下堡（李家堡），修建于明正德五年之后，在李九村三个堡中修建最早，主要以东李土司九门大房后裔居住而修。此堡南侧有壕沟，村人称壕坑，似有护城河之意。修筑规模较大，级别较高。九门祖珂公，受封锦衣舍人，为官身，带兵马。因此，此堡初期具有军堡民堡互补的特殊性。

1958年，村民在平整土地时，在李九村侯家湾乱墓地畔，发现较多遗骨残骸。据推测，为修此段长城死难者，或为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海寇袭扰西宁卫死难之人。瞭哨墩东南为乱墓，乱墓东北约一公里处，有一块地叫营盘。据说战事起时，营盘内的兵，就会上山点燃烽火。

地方志载有万历二十三年“湟中三捷”，曾重创海寇，边患渐息，但史书未见李九、班沙尔之地有战事记载。此后，村落连片，人民安居，烽火墩等失去原有作用，改为压沙、祭祀所用的民俗墩台。



李九村古建筑群之李家堡。



青海明长城李九段烽火墩遗存。

丰富的历史遗存

李九村的文保遗存，是数百年历史的实物见证，默默诉说着历史的变迁。村内现遗存的3处军民防御堡，均为明、清时期修建的军事或民用堡垒，如今虽只剩下残破的土墙，仍能窥见当年这3座独立防御工事的坚固与威严，是研究青海明代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
寺庙遗存是李九村文保的重要实物，建造年代最早可追溯至汉代。“上庙台遗址”曾以汉代遗址列于1991年出版的《湟源县湟源县文物志》一书中。村内的三官庙，就是从上庙台经过迁建，到了现在村口的位置，根据原匾的复原，现址大殿落成于康熙十八年。虽原址因开办沙场被破坏，但村民们还能依稀辨认位置。现址下方正对着一处泉眼，终年不涸，村民至今还保留着取水的习惯。西山脚下还有一处普福寺，寺内壁画虽已斑驳，但仍能看清人物轮廓与色彩纹理，几经修复后，天花内的瑞兽图案依旧栩栩如生，尽显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。此寺虽然难以考证明确的修建时间，但正是片片天花告诉我们，它带有元末明初的风格。

寺内的3棵百年松树苍劲挺拔，与古寺相互映衬，增添了几分古朴与肃穆。民国年间，本村的保长郭芳龄用毛驴驮了4棵松树苗到村里，移栽到寺内，后因一次社火表演，1棵被踩踏折断，因此寺内仅有3棵松树。

明长城李九段是村内最具历史分量的文保遗址。回望当年，长城墙体蜿蜒起伏，烽火墩、瞭哨墩屹立于高处。站在烽火墩遗址上，可将全村风貌尽收眼底。这里曾是明代抵御外敌的前沿阵地，烽火台上的狼烟虽已消散，但台墩的残垣依旧见证着当年的烽烟岁月。

如今，李九村的文保遗存得到整体保护。这些历经沧桑的古迹，不仅是李九村的文化瑰宝，更是青海河湟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